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南直隸

知府

涂觀　張芹

張文　陳實

林鍾　曾仲魁

吳一儒　范櫝

同知

許榮　石允常

陳諤　李錦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俞益　　劉諒

鄒琦　　周盛

王卿　　王鈇

錢錞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亨　　劉幹

主簿

唐子清　　申鑄

典史

黃謙　　周鑄

敎授

賀鈞

敎諭

楊訓　　祝金

秦約　　胡璉

訓導

王行　　韓忠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檈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之八十三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積有年始爲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閎博求者日衆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爲述作甚多明善眎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叙爛然

明年下第校書院山長七年弟巽中浙江鄉試河內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相歡稽經諏史之暇即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推爲本府知府康能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山之興別號雲觀與其齊名隱然震江左目之爲二李吳來謂伯羽之文簡當咸與一　辭弟荀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劉瑀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温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其
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雋
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沖淡典則思致幽深
諷之使人有含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蔡所評漁
于筏溪吟詠歌行有筏溪小藁樵于湯沙稽考制度
有沙樵藁鈔家人用之糊飾戶壁惟樵覆集五卷行
于世樵覆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
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

寧國府知府陳公瓘傳

陳寧國瓘字同故廬陵吟溪人幼孤事母孝淅元綱既紀紊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測其意數年樹成列盜乃大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知陳氏無能爲去之　太祖在武昌公因雜復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留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知府公爲人犇樸清介然治務寬厚與敎化是時習

祀人久不講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之天下宜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諸邑率虛籍民租官廩懸罄人有發其事公颺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得豫為計及期公帑皆盈若未嘗虛籍者有劫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所延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當先取一人餘得從減既得代民不忍去公代者山東鞠勝胥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覩公成政不覺歎曰第謹守勿失耳宜國人今猶稱之

蘇州府知府魏觀傳　廖道南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濡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搆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齊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凡嫂之怨封其子爲戛
羹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
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巳
用大業巳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爲優也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
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
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升
講席花迎金輅爲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
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歡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奏彤車御式燕嘶叨紫闕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

商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
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
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
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爲
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俱爲
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
人最盛而伯宗卒爲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
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能南縣濂知安遠
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爲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
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

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然恐隊寧苛政鋤姦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煒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陟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旣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　熒高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為政廢墜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鴟吏錢英累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

姑蘇五太守

遷乃完朝廷嘉其能搒論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祠于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獲見蘇之一二耆俊知余爲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有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益祀學官百世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耶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守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與復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嚚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

魏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遣退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候月朔胥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

芹曰此壬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深矣詰
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將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
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黄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黄太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戍貴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巡撫奏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忠節錄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雲南弟彥圖遂東彥回來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和中未幾閬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太守山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哀絰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留徽除彥回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莅郡再疏又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不屈死籍其家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　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安諜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　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即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　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況若曹乎逮至詔戍雲南以終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　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復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固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既三日吏復請署鍾曰若謂吾眞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互摘其間某爲故出入若失出入隱竄顛倒立取一二輩即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悚鍾因并舉僚屬

貪虐儒者立黜之㨿遂胥屬主文積蠹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卑弱置旌善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旣施行則著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名諭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鍾旣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 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逋年包荒之糧至十

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渰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
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
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
潤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
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
招復逃亾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
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毋泰伯
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愨雨暘祈
禱輒響應典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
近侍者剛毅敢爲不懾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

數薦進職陞辭　上爲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新何爲父母不遜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位民益哀之

吳中故語

況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條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鞾鞋步扶版輿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勑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絶采實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日來內官雜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爲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勑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毋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況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離內官

之患也然況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留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丁内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勑知松江府時戌兵驕甚豫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老羸至者咸得畫其情擇名家子謹艮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下亦不忍欺嘗欲絶遊燕毋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尤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至要途顯人亦不爲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淸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列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教授廬陵孫鼎畫一鶴爲贈且曰公爲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爲知言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宴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縉紳榮之及致仕去青民攀擁不得行留一靴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鎮江府知府郭濟傳

朱睦㮮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左司諫宮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

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鎭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傅相者卒老死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戾國弗奸於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博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宗立法之本意矣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公既冠永樂丁未春自入郡庠為弟子員博學强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慨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日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

[illegible]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蒙民狀遂出老人閤院畢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　宥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公日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覩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日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威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禮鄉人咨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況我輩乎服闋謫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謇諤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汚僭侈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民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廵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檄往允沉思之書囮字於檄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囮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斂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
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輙開
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
焉若俟報何啻穿井以沃焦釜耶民賴全活者數十
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
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
召閭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
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
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

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没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强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民公日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擲垢爬癢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郡

獲慮安慶歲必歉至親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吾撫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嶄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醞籍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達旦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即窘復爲開之識量過人能用其智眞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

廬州府知府孟公玘墓志銘　林俊

國家武撤文治蕃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有土木之難孟主事玘首受刃矢貫其臂墮叢屍中瀕數死不死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力名戊辰鄧茂七寇沙尤蹂閩之下上屠戮如刈草菅我師失利勢益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潮陽屯江山大兵出鉛山蹴延平諸路並應筍魚置寇誰則逃之朝廷用其議命將出師己巳六月神機之兵扼順昌俘茂七以獻沙寇平上枕銀冶疲人黨盜歲輸率不當歲費公言當塞竟塞易儲之議章郎

中給鍾御史同爭尢力同杖死紿死復蘇幽之獄公
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
耶　英皇帝南内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早極
言忤　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
幾無事平生述作爲盛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
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鈴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
附我　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文
叔封戸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
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爲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睡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爲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即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飭守備下人惕慼而畏法代還見畿內多降胡即疏

言此屬不諳耕稼惟仰給於官類多貪竊濫逃往者
廷臣入境有乘機剽掠貽叛去者葢夷狄豺狼也豺
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益可監
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旣可
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
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勑推封如
制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曰体天命二
曰固人心三曰停末務四曰減冗官五曰擇守令六
曰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
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陛辭旣復

名入便殿諭勉之君為政剗剔蠹弊一以惠利為本鄰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窆取白土為常役不請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即奏免之民應服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己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甚衆修舉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遇訟立斷囹圄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入公暇即引諸生入後堂親為講授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訴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為供給費至今守

為定法其自爲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爲臨政之資也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爲畿內諸郡最巡撫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曾兩薦君爲藩臬長不果用眷俟其報政將大用之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即甚憂比聞訃哀慟幾絕明日即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既襄事弟且卒君益哀悼竟以是得疾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第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爲御

史凜凜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寧國府知府涂先生觀墓志銘　楊廉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涂氏其上世自宋以來居豐城邑邪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譜牒燬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昇考永載封監察御史疎爽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敎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榜進士歷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誥進階中憲大夫　今上卽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

司馬堂官畧議並上

條力與本部侍郎章公論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
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
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為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
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
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今初官郎迎
二親就養既而欲歸不可留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
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姚封太孺人高
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為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
官舍人謂先生雖宦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
飯含以為孝感憲使司訓竝不壽敬奉嫂氏撫其諸

孤曉歲與季弟篤友愛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眞樂面折人人不爲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産絕口不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爲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副使日以丁未進士歷官都給事中雲

南右布政使景鄉進士

郡守歙菴張公芹去思碑記　李汛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名御史出守吾徽越三年己卯夏六月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即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闖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爲功公鞫

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郎郡守所遣者矜最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狀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留焉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鬪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比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爲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里胥應辦咸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隸斗庫到役舊

有堂罰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晡法杖以上斷悉出其手而吏莫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所計之歲得一千有奇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遍詢寺之逋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爲廣惠倉唐太史氏以漢米倉法莫能過也冈大書其額以揄揚之鹽商引鏹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人多趨

避公爲平之原僉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備銀萬四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有庄田倍賦折役迥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再逮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菴嘗以其考亭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潭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菴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即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歎賞曰新安士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

一日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肄習月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陳彥回以起義被械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垣頹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芳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讜論有聲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卽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召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求及奏語泄爲時宰所嫉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鐸抗疏言文明忠讜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衆以爲確論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剏視事甫一日而病十有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被
命時郡贰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
護王君雖不幸而衆得末減民皆傳之視事日見獄
具險式者輒斥去之民讙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
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
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
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侯以忠直抱鬱而死不
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詔贈太常寺少卿
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陜西發正論以忤
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爲之竊歎者數

矣既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懐蘊美德而竟不以施
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
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
翰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
邢孺人端正穎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
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
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
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
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者自以

為功取重貨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校陝西發中官廖鑾貪橫事捕其黨二千四人寘于法明年　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為切直誦之明年遂有電白之謫蓋公之臨事知為國謀不避讐怨類如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聶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恩仲兄文鎬素病公在官間遺不絕及赴名涕泣不忍別命其置棺衾為後備[illegible]視之復畀金為資用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為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金公曰同寓某貧未遇曷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是繼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侯實墓志銘　邵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侯嬰疾卒侯諱實字秀卿世爲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嶷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即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爲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觽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牘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徽寧諸郡舉刺無所

還蕪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貴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於民嘉靖改元擢知我常州侯至嚴恭見之儀謹文移之式而於前政不擅更張誠待屬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赦寓規爲遠大而不屑近小朞月間上乎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詞歲値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内帑銀分賑不足侯憂之甚檢庫中羨餘得無名錢若干萬緡將盡發以益之主者曰此故以供郡吏燕饋諸禳需者也奈何發之侯曰是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即日令糴穀貯之倉或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爲家勸猶斂

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矦大尉悦浙東海道倭人入
貢與民交貨羣鬬殺人都指揮以下驅䕶而被害者
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
法　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
二君以矦法家檄與其事矦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
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
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
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矦議　上從之矦既歸常
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
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炙

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隅以祀龜山配以道鄉而下十人榜曰道南取程伯子送龜山語也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寓勢家侵地之謀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爲與歎方圖處之而不可作矣嗚乎惜哉侯卒之年距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邃德與年進而未見其止初侯未來常州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自經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㕑一玩習若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平居無浮言妄動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叅政誕敷言侯精密平恕毋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爲吾常民賀近吾門人故叅政誨之來自海南兵備言侯平居孝友内外無閒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之眞稱猶子長爲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侯言緩死侯峻拒之接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賊夫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斬焉若將浼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侯德至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

徵諸狀所稱尤信

安慶府知府林公鍾墓表　　黄佐

公諱鍾字太和姓林氏系出殷少師比干之後先世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迨三水建縣遂改隸焉世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胄仕汀郡照磨贈部郎中妣唐氏封太宜人公生于汀署幼穎而恪年十有五補弟子員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適北陲有警太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郎

申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過　聖母梓宮祔葬于鄄百
爾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距
其生弘治己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囂訟鑿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濯櫛奸書之秕政殲除姜豪之姦宄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留立感恩碑江山鄭于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遇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逋包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讞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被旌興略無德色恭實錄也其
在南曹也爲主事則動謹道揆不怵禍福故獄讞公
者咸稱無冤副戸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倉凡納
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
則以閑敏精厲受知于大司寇聞公淵獄有干涉權
貴諸司或踟蹰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
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
經畫有條裕芻糧節冗費儲胥賴以有濟起復再至
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
劇詢民利害期與更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璽嚴而百廢咸植尤篤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皖臧
遠邇斐然向風當辯治之餘建懷寧之學歲己亥六
月　聖母祔郢綜理精密故梓宮利往而民不告勞
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
之賜會巡江之卒恃監司勞需索驛傳聚毆津吏鬪
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爲慢己誣奏公辱
遣祔郢大臣　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公
公素性敏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
人無間言及膺官守身致大行樹之風聲必先旌淑
在西安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忠宣之墓其志
向可見也當其嚮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
位終于中大夫年遽止于下壽嗟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熾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歎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曾姓名仲魁字斯逵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胔其捄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煑粥和藥皆人所能爲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嚙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

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爲索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齎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譏候微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爲之而賊發必得奔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睨何道致然公又舒潤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關闔張歛如世所謂能者亦其開坦眞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爲百年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爲歛散主饋道籍與敎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人於

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所誠不慕孑孑之行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言而趨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恥焉惟隨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荈金漆蜃石充備尚方服器食飲好玩須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主治虞衡淋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宮府乘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藝膌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摘抉析省民賄以爲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竦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責皆相恐以破産則廣裒斂他戶以克賄名爲泛費公監之所省既多乃議令歲所省泛費既難以却遝他戶役者免破産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泛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將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巳不汙人

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
左給事中奉詔再往使靖江王府刑其王還朝遷嘉
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
爲池州郡介江而益畿內賓客尉傳與夫苞篚以交
際畿甸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
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
塞義不欲尋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
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
而自尊大也嘗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
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吏也

御史恚曰太守侵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權拂其意遂罷公以徇之甚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況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沖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

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爲有勵表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斂飭莊欽無懈惰之容暇宏神裕絕不見暴遽敎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敎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矜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徵爲御事中某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已先罷公旣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論或不樂於時事能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齊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始占籍歸安正生脁丘恍恍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恂恂不妄發一語至于引善救失必洞悉誠悃綢繆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業年十五即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亦窘將惘先生之不能自給而日夕强爲吐哺以助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生嗣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藉升斗之需以

膚其父母孺人躬祈織紉甚且積雪凝冰手指血裂亦無敢幾微見于顏色先生生平並不忍纖毫私蓄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翁輒號泣跪而請之翁起而避之別室則又號泣跪而隨之如是者數四必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翁嘗以事忤邑長吏肇禍幾危將論之戍矣先生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累晝夜幸長吏公即南樵戚南玄先生也憮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召開釋而且躬白結納于先生遂爲知己嘗與一山王公鹿門茅公輩師事一菴唐先生諸公並以才名滿江浙至論孝行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推讓而尊禮之甲午第于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慘然已而偕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既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檇李之間教授生徒歷風波躡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帷處紡織紉之事以膳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南望咨嗟不殊鄉爲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鞫多所平反獄以不寃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鞫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　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而過與勲戚勢人之蜒引而窟據者並爲百姓苦先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廚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遇歲祲曲爲賑濟大略效富鄭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是者積旬月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矣病且亟尤彊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

則曰劇不可起先生既没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
滸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莅哭而吊之有曰深
已愛民而齎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
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擬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
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既逝慨承式之無資無
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君霄之開失此
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按先生本末方其
處而順親可謂古之純孝及其與郡而愛民又可謂
古之遺忠至于中所歷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
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以身而姑試之者吁亦甚艱矣先生爲刑部主事時

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孺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檟墓志銘　陶望齡

公諱檟字子美號養吾其先登宋參政文正公之裔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禾嘉令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鏻鏻生垣垣生綺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承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辱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搆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滑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已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愼庫莅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中時有昌平窯戶百許犯陵脉論擬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躁犯鹽城轉掠廟灣

賈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鄭未至泰州復告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犒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餫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甓墻累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餫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餫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未至就船中減價糶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穫米五萬石軍與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服深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傷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耶時諸郡栝丁夫候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偫漕院大憂之名爲語公設曰明公在何處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集耳曰奈何公曰令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此
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
役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令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
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
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
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吏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
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鴨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餽金遜於塗邀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爾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弈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賈客入僦潘氏園寓孥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

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覘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鬬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就縶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孥被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還

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遄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數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慽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决斷不畏强禦擿奸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之亂桀邪絶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邪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

緘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
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根公切
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
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
公焚香誓神引四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
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嘗不遠遊
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
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脊兩髮僂而趨公默詫曰噫是
栢魂也而絜髮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
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名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令亂初巳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霑縯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且服云以其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嚎或騎馬挐船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

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椎見同學者死焉公慨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就問詩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興惠民碑記

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積潰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招懷綏輯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佗部多賓假以稅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既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霾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臠肉爲食醉血爲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彼既偵知獨

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冑士氣倍增旣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鎭守如舊又爲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

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誓衆曰我之堅守玆土十年於玆者豈曰貪天之功爲己利但爲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卽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

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授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

事至五稔不遑愛惠爾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身曷以生家曷以寧曷樹曷耕脫離死于百千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毋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爲之記侯諱榮字榮卿倜儻好施果決有爲於佐理尤有聲云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徼感恰病卒于

舟中

鎮江府同知陳諤傳　　黃佐

陳諤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大學庚寅五月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弾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毎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赫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　旨落職罰使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陞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以爲之值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諤戇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即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督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輔城隅誤衝皇太子駕事聞竟不問己亥四月癸巳有白烏乳于庭樹誘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為湖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逵有事湖廣留之督軍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遴選輔導之職廷

臣推詡可用會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illegible]導使人得易闊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毋憂
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所者多訟之詡語諸當道
者仲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轉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數之脩陂塘圩岸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詡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諧嘗被座客數息謂其人曰吾今
夕乃爲大[illegible]所苦請其故則[illegible]之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illegible]人嘗以覲今遠死耳座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狀[illegible]

不死云

松江府同知李錦傳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陜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隱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還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泰州小泉周廷芳先生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渭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告過則相規知行並進久之踐履益醇關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横渠云登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讓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變余巡撫于彼欲延之教子錦以禮不往教及春衰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司有賻者辭命有不恭輒固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茹淡服疏至於屢空臨財終無苟取小泉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辭經極平正通達不

爲鑒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奸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者乃發其埋沒即令補伍乃爲官守所拘不究厥施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賻之乃得歸云

鎮江府同知梁景行傳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鼎新人也字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李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諭于碧玉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爲碧玉也景行既見獻章聞勿忘勿助之旨與許倩肄業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坐稱善知崇明縣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晝鳴執新盜教不知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女惑於巫祠宿求嗣因爲奸屏得狀盡收按誅之毀祠爲社學故事令有獲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釆

木荆南道崇明司木檄徭一百有奇人逼吏一百二十兩景行爭言崇明敝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馬糧之半諸醮供盡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此矣改晉江未赴丁内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駕竟從廷舉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降一等之罪不聽又上六事于朝驗擧學察策與廣分封擬内侍

擢遠貧比十五報聞遷壽府長史歸景行孝友冠甚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為治第固辭湛若水見白沙景行為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白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貳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僚哉汝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盡其才今非進士死厌矣吳獻臣為宗烈每自以弗如也嗚乎非豪傑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松江府推官吳公蒞來紀功碑　莫如忠

梧齋吳公以嘉靖甲寅來推松郡甫下車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蒞且臥疾公攝城守奉巡臺檄監軍則乃未明視事日不遑寧乘城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作雲梯舂杵治火炮佛郎機鉛銃諸器教士弩射予槊必習屯之四郊以遍警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合之又城隘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穀

者因其歸舟以機帑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良已即土諸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壘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冊入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即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狥於郊刀手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公鞭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

四月冦犳王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數餘丈人情洶洶撫按兩周公徇公急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數十人扼其衝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淳寧安能登即登從高磑之易耳兩公謝不及時内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遴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栅扞修城者卒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栅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栅材還爲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决

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而本始所爲繄公首謀也夫松固國家財賦重地百萬生齒所繫安危計甚殷要以幸生承平詠歌勤苦麗灾乃能上輸國服下恤其私以稱樂土自倭夷作難民不知兵儒吏愕顧城之不亡者纔如累卵公起自諸生赴義倉卒出入危城躬履行陳三年不遑食

寢督視戰守麾指波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因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厥功茂矣及事既定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賚而公保障之澤在吾民者闕然未議也今去松廿有餘年而蔽芾興思中和矢頌獨有人心未泯之公在於是畝畝遺黎紳衿士僑偕凡若干人屬莫如忠撰次其事碑而永之如忠固有道義之雅於公又采自輿論惡敢以不文辭公名時來浙江仙居人以嘉靖癸丑進士由松郡推入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遣戍嶺表隆慶建元 詔起行間浙晉南臺御史中丞

閱視江防竟以忤時家貧尚需　簡命云

邳州知州甯直傳

甯直山東滕縣人性穎敏好學洪武乙卯舉於鄉爲學官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興學勸農奉期月民相率趨令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刈其苗殆盡訴於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從與予舊有怨直即名榮反瓜田四鄰收其鐮鋤數十李雪之獨榮鐮水味腥苦榮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暮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名朱向日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耳即日名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使其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此是盜金鐲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即服鄰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隸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立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即其門

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隷輒執之遂得盜釰者其理民訟多類此正統元年卒于官邑民老幼攜扶哭於縣門相屬不絕有送喪至滕葬畢而後歸者

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木墓碑　許宗魯

明有顏大夫者諱木字惟喬隨之應山人也迺其先某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逮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童丱岐嶷弱冠秀發壯而有室抗跡前古惇孝友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不名蓋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慶得人焉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翕然宗尚咸以顏季子爲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歟脈寰宇願納交者無間秦越歲丁丑舉進士居都下與其鄉之人黃岡王生廷陳頡頏聲譽然端雅峻潔

人恒右大夫益自信求同於道弗求同於俗乃竟干
時禁外補許昌大夫守許昌先叔後政綱月井井渥
於澤下澆於承上再期政成使者揚於廷將移歸德
乃竟移亳蕃亳人當樞欲庇其土也亳故有武豪石
氏弄駢州守大夫鋤折不避乃又鄙抑當樞人於是
旛沸洋溢蠱眩耳目銓衡眩焉竟落大夫職以歸於
時恣肆行將梗於途而亳民德之護持以行得返
於鄉大夫歸益淬礪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
能尼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毀吾學
吾將樹風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慎交親賓沈

宴與冊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於淮漢之間乃自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於是首著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乘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朝小識以存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訓聯志典都筆削是寧乃其詩若文則攄餘稿具之矣總其學行大都則質直若汲黯無隱若范武子廉若楊伯起不私若包希仁任眞若陶淵明辯博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法行有可尊蓋亦兼古昔之歟爲今時之萃美舉貽

永終矢言弗替乃其仕履亨塞所弗較也西京許宗魯曰余表顔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之德匡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槩刋勒豐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睢州同知盧熙傳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名民自實得嘗隷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過大

兩無一人少郄其得民心如此熙爲人雅飭信厚長
涉經史亦善篆札子充頴字次農文學得於家傳而
制行尤高以能書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
復仕充頴子儒字爲巳博學能文自負甚高亦以薦
官中書舍人

高郵州判官贈光祿寺少卿王相傳

朱睦㮮

王相字夢弼河南光山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沭陽知縣値歲荒相設法賑救全活者甚衆秩滿拜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至臨清捕監官稔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懾及還朝又劾錢寧江彬風采益著無何乃竟搆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璁以落第候除相遇於逆旅之舍見其貌奇之謂璁曰子它日公輔之器也顧少需勿輕就璁曰我囊金罄不能還相曰計費幾

何璁曰約得三十金足矣相即如數貽之俾歸俟時後數年璁果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初議大禮璁言 上多采納累進大學士乃上疏言相以忠鯁罹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祿寺少卿

高郵州判官姚君旭墓志銘　唐順之

君諱旭字景暘姓姚氏姚氏居湖之蘆溪至先生徙石門而先生嘗有意復蘆溪故居矣顧力不能復稍買田蘆溪之上歲時上塚輒低徊不忍去因自號曰蘆溪叟然姚氏故自石門徙蘆溪至先生五世復徙石門亦有數云先生爲人喜施厥族多仰先生于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產且盡先生輒割產與之又盡則又與而先生所自有產實不豐也以是人皆推爲長者先生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後以貢爲國學生至拜官高郵州判時年已五十有

四矣既老而始仕其仕又卑且不久罷去故所設施者不顯然其在高郵亦多有愛利可紀郵故水埊而先生爲判官職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堤不穴堤下通水漑並湖田郵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一日先生視水堤上會風起湖中覆船船人多溺死者先生匍匐名水工救之其出水生者給之襦斂流屍葬之城北原上所獲篙檣器械錢布以萬數令溺水者各自認其物而歸之其無主者悉以犒水工當是時全活貲還者幾百人葬者倍之道路皆咨嗟感涕而君嘗署州事州富人陳錢朱祀故以氣力漁食里人里

人訢之上官上官素與諸富人錢交不肯置于法先生旣署事捽諸富人至庭下卒按法剌配之千户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頷日呼曰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視日久竊爲或亾睹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辠法固當丞戮無救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隂令人刺其所爲狀即名吏獄白御史出之鄞人以是愈重慕先生然先生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先生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

官署中而先生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計其在官僅三年耳生子曰翼女四壻潘儐錢汝周孫熈通芽坤坤舉嘉靖戊戌進士先生送其女京師明年坤請告與先生南還道病至家卒年六十有五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安福伍洪傳　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乃為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諱皆其祖也資稟清純為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諸君子于講論道義遊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顧[illegible]虜之時恥事之我　高皇帝遂取定夏為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臨清丞會有族任憲司又改徽州績溪簿有惠政部使奏最陞應天上元令未幾　上察其清愼將擢大任適父諱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於官邸先生視病執喪靡不盡厚奉柩歸葬悉倣禮制遠近賢之郡邑趣之仕先生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又吾幼失恃荷母訓愛良多而吾之志亦小試矣奚必計其爵之崇卑乎先生家富丁繁母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强之終生異也於是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務悉弟自擇惟拾一二察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稱母子子立先生子

撫之及長劃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日伯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柳溪挑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嫡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雖步于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己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憶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生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勸必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生神色怡然若不介意又進時

兢等曰吾爲家也于其異日爲國乎言猶在耳不敢忘也毋欲表以勵世未及爲耿適儀曹劉友球編集郡志勉故述所見聞幷以遺先生冢孫晃令任桂東司訓云贊曰勉讀經史而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疏之歸田薛包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況我國朝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肉相殘名利馳驅者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功於名教大矣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嗚呼微先生其誰耶

蕭縣令汪致道墓志銘

汪泰亨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益人所甚難而能優爲之豈非操心側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爲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隱不仕公自幼倜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生毅篤義方之訓與弟存心成性亦知勸勉元統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

二郎喪其考率先將事哀毀盡禮治喪葬祭悉承視
先生一遵文公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産置
戶鄉閭稱善越十年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壬辰兵
變所在剽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糾募義兵從官軍
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黟縣簿歲丁酉天兵
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吾徽公帥以
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邑令賢公
之爲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率吏民往築
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
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桃畫

有方錫報俊異中書省以才幹委蕨鎮江之丹徒丹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名集隣厥叅詢互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諭令還戍逃亾戶絕者官錄其産䘏寡矜疾者削籍為民既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拊懐禮下賢俊恤孤抑强既踰時民襁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為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懲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解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既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

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畧如此至於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塢力爲遷葬詳見東山趙汸先生改葬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愨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曾仲連望廬自訟如王彥方是益操心制行之有素者與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黄佐

洪武二十有七年徽之休寧邑丞甘以聲以其邑故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係去後之思者勤諸石與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按狀德成姓周世廣東雷州官族父諱正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嶄然不敢爲子弟豪侈狀惟杜門讀書洪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條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遞運官恪勤所職供億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經舉之令用知濰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

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袪除民害邑之員抵身喧囂倥偬之間裁剸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鎖節吏無所容其弊蠹良猾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歙西黟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覈之以丁丁一歲輸止五日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爲費不訾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託不行和買病民藉其時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恆日官無務用則民無妄費

故一切儉以律已無籍游食鄉井田野者得其渠魁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名異籍轉相爲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權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慄府每帖下勾稽無問事完與否惟貨賂否則毛舉細事爲罪事至立決有所拘閡詣行與辯竟泥不行千戶所有卒丁蠻兒者强獷無賴人畏之若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屑務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同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

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吉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欲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誣勘平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平之冤峨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贓盈巨萬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讐不已密緘上聞抵罪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舁之聞者爲之不敢啓齒貴璭妻吳氏朱原妻李氏皆婺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邑知勸其爲政務崇大

體敦風化嘗于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見志在任七年屢以旁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續卿朱巽齊等不難重趼願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宥還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方德茂等還舉再任本府娼其廉能誣以他事令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艮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嬰病卒于容即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無不慟哭曰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耶至為罷市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晛之所獻也既葬更

構李買田置宅爲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焉

沛縣知縣顏公瓌傳

尹直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顏氏胄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後居薌城為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洸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搆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

來之民復業如該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討尋調三千人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郁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大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

城吾徒雖死心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潸下二鼓報
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
雉經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
清與吏黄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
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瘗二十二日至徐泣
道其故伯瑋於予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予家居時
知伯瑋善事父毋友于兄弟睦於族婣鄉鄰稱其六
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令
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毎連牀共食談誦慷慨
錬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

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

蕭縣知縣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兵至燕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葢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黟縣知縣嚴祿傳　黃佐

嚴祿字伯宜衢州開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好禮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從之學旣成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羣牧官三歲罷羣牧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祿執事惟謹簿正器皿分屬膳夫具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箸絕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才名以剸劇聞永樂初用薦陞黟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者貴重且衆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番國貢獻往來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

在掌餘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
堪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庚寅改知
彭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興學民甚嚮服無幾卒於
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已子處族姻閭里汲汲好
義及爲政益著賢聲焉子珊　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潛山縣知縣俞益傳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書成授江西靖安知縣廉平爲治民甚安之親喪服闋改知潛山縣潛山僻陋益撫綏加勞兼興學敎其持已愛民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輒以授諸生屢考鄉試會試明於鑒别宣德九年十月卒室如懸磬至無以爲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鹽城令劉諒傳

劉諒字守貞湖廣興國人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于官者餘悉入編戶法乃得行城啓閉由守禦所有司出入不自由諒乃白于當道奪城禁鎖鑰掌於縣概科目之人延禮碩彥訓誨庠士暇則出郊勸農親授耘耔之法值蝗禱於城隍蝗皆入海死每旱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使人廉其故則得妻殺夫冤狀人尤異之偶宿民舍夢有赴愬者明日猫投竈死命攝之下一古墓爲徙葬是夜又夢赴愬

者夵謝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責鹽城責諒捕喬
聞曰毋影賢父毋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匹入海終
諒之任不爲患當道獎爲淮之治行第一九載考績
民不忍其去復留三年致仕

靖江知縣鄭錡傳

唐龍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錡初字湘之改威甫而以威甫行龍母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自孩提即隨先君吏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人又恒以先生之德學與善行嘉言訓諸龍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執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也既長家貧窶孜孜矻矻刻厲學問冬夜爐火弗具每擁衾然油手羣書口誦心惟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晏安爾日外大母王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

能是乎先生每服膺舉子業聞豐城宿儒丁公秉英克明性學乃請于毋丘夫人括田僅十餘畝盡鬻而得資挾以從丁公遊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以辯幾積充以致用操存以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友辯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劘德行動曰邁古至於文字勘磨抑又末巳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從者彬彬然金華易學始大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

經博綜子史而尤深於易文懿公掄魁躋[illegible]詹府于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為程有司而學也則焉能乎困成化戊子乃登鄉薦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關賦絡籍數千人先生衰然居首焉邢公出賦懸示六館徧呈在廷公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猶灑然有浴沂風雩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蹙然於色訟牒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謂人力本業習耕織逐末者則務抑之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颶

其舟至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衆具而以聞於縣先生按其賊仗惟耒耜笠鑄爾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辯之其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者所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虐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孜成執丘夫人喪而歸塋老穉歔欷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于石戶各模印尸而祝之先生平日事丘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

擗踴之狀者函獻以樂夫人之心至是葬祭祥禫一
非愆於禮雖五十有奇而致毀若少壯人既即吉憮
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逮于養何以仕爲北園翁氏
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書以致官政超乎泊乎而弗以
爵祿滑其心文懿公稱先生爲彭澤流亞豈非以其
脫躧爵祿則同乎抑弗折腰督郵與庭抗監司之嫚
遐風勁氣尤有契焉者乎

沭陽令周先生盛傳

樊鵬

余讀太史公伯夷傳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未嘗不撫膺而長歎也嗟乎今世有生平碌碌無可傳述得所親捉影表章何異聖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與齊寧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爲痛哭流涕乎哉爲作周先生傳周先生諱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迺爲順天大興縣人先生童時即詩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作盜爲善人

年聲益悲鄰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稱學成諸生盡心下之以爲周君冠首固當已而果然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爲流涕者先生口吟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亦復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沭陽縣令其治以敦大務絕苛刻又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鄰里如是貽之手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遺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縣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

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此其人豈可與尋常競名聲趨
勢利者道乎哉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
奕棊爲樂而大學士李公東陽大司馬曹公元與先
生爲文友李公子兆先才士又爲先生門人吁其爲
人又可知矣先生生正統戊午卒正德壬申壽七十
有三子二人長禮次南女三人其季生二年而先生
卒逾十五年歸鵬鵬不識先生何如人然聞先生之
風于蕺仲鵾氏詳巳先生葬京西香山鄉八里庄鵬
曰人有言曰燕多忼慨悲歌之士又曰燕趙多奇士
蓋聞荆軻之風而起者信哉迺又有篤塞世所稱夫

者如周先生者焉仲尼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是之謂乎居有溫溫仕無赫赫懸車之日貧而不慍含光隱曜貽厥子孫其古之有道者乎

王侯卿去思碑

陸深

侯姓王氏名卿字艮佐太原人初有戎籍于弘農衛遂以河南貫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三年有薦於　朝召爲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辨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尚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于侯者侯瞠目視而頹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簏爾舉之若囊槁葉也民尤以是思之　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爲

姦利者侯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　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闘頭闘頭者兜攬聚斂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技尖儇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闘頭闘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闘頭四三之歲罔虎曰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取吾何闘頭之爲毋藏里甲賦錢于田歛之官以充經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羸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折閲者有入空劵而待命者侯毋毋公用先溥直之給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数請于上官歲運

災或出糶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捐善藥作
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
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
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
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
慨然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廨舍嘗曰
取足居止已矣至于出令則曰令何可遂出出必祈
于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
故終侯之任若晝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諱
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

致也規程以頒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定主之何敢詆也會有計偕士窘于行者日舉賢邑令責從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為遂捐俸若干贐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究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為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為富其失也僭奢俗喜相雄其失也爲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于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附諸唐貢士周曰庚

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矦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者耆老胡錫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矦以永存深故史官也采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

常熟令贈太僕寺少卿王公鈇墓表　陳瓚

王公諱鈇字德威其先五季時曰安者爲將軍領婺州行部卒東陽縣并其地盧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傳至適徙順天左驍衛季子廣娶郭氏生公暨兄自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好謀奇節常目笑呫呫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公慨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　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遑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以命作姦監

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鹿驚招之便必
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貰其罪俾隷署中為爪牙歲
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家曰爾輩罪百
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
我咸曰願効死公乃立為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
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厲兵械試
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
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登埤誓
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將選賊挾毒
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公乃親執旗行槊凡三月

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蒲城北矢䥥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

卯秋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集劇起日暮虜乃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參藩錢公泮者素善射初冠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吏公公益奮倉卒名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岸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鬬死公奮擊及濘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剸公腹中矣錢亦鬬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

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少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佑錦衣百戶世勿絕

江陰令贈光祿寺少卿錢公錞傳

錢錞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喜與國初以功授荆州左衛百户已徙承天護顯陵而錞家在荆州父最生錞絶穎異讀書一過目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第壬子出知江陰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錞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刦之賊不敢偪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

羣盜亦起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暘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錞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砭石錞被創猶鬬賊遂遁去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頃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艘泊蔡港入偪城錞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

[illegible]蔽天錞從城上望之君指誓曰勇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錞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錞自督其所從卒其有仁起錞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縣人求錞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橐於肘者與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錞光祿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戸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錞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錞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餘亦死錞無子以弟銖襲錦衣百戸

霍丘良令林君一陽墓表

洪朝選

君諱一陽字復夫漳州漳浦人其仕爲霍丘以調遷也曰良令都御史楚侗耿公所表也霍丘赤縣而文物不顯獨吏農省祭至四五百輩持令長短與抗禮連敗二令君至班肅而後入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遂絕士子無明師師雖諷佔俾業舉業卒憒然津涯罔知攸涉君爲指授訓釋導以作文榘矱未朞年文風稍振田生既需遂爲知名士邑民敦朴而附鎮關順阻山出礦椎埋盜欲鼓鑄之奸覘它邑爲多君爲曉諭詒告所以本業保身之道甚悉民俗遂變徭役高

下纖鉅例傳籍前令受背濡手由此册役不相應民破家以產相隨屬君立發其法按籍貲與民調令相得民以大蘇其他建學閣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釐私秤積公倉先後舉行邑人相謂數十年未見有令如君者會遷王官去既去而邑人思之不忘爲之立生祠以祀君者有六七區逮萬曆甲戌去君遷官丙寅八稔矣猶求名公文以志其碑既歸杜門掃軌不通交遊之籍不預宴嬉之會雖居閭閻中有司罕識其面獨與太僕少卿朱君淡菴遊而與一二學子輩談說義理學問宗人習其行淫放侈僻之事不待

禁而絕鄉人有不善畏君知多自改君自少即慨然
有志於理學行古道惟恐不及家故儒者君又喜儒
舉止步趨一準於儀則其仕其歸莫不以古道官七
品任兩官四壁蕭然猶故儒生也由是部使者絕無
知君君亦不求人知家居十餘年長吏高君之風式
君閭者僅令山東道御史舊令房君寰一人而已始
君爲霍丘而都御史耿公爲督學使者江南北輔郡
幾邑守令以百餘其高者厲氣銳其下者飾供帳巧
趨媚公悉不喜獨稱君治行而故事使者不復命不
得薦人君罷歸耿公獨刺心君下世之二年耿公來

爲吾省都御史下車出教下漳州日其行縣勒石題林君之墓道云明霍丘良令林君之墓有司以禮致祠而以表墓之文委予且叙其行實上督學憲臣令祀之鄉賢縣刻石請文上行誼督學憲臣入祀賢祠具如教於是君在事循良之績與夫居鄉靖重之操一旦見褒顯云余嘗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當醫貧醫不能愈人病能愈人病爲況其言深切曲中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論士哉又嘗惟漢世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在

當時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舊之言亦何怪於今之靡靡也然國家旣有黜陟之典以計吏治又有崇祀之科以覈鄉賢令舉措得其人吏治宜興士行宜惇頑如君者以循良見黜於世而沒身之後乃見褒顯侑其居鄉之行而錄焉士苟願爲君子其毋徒取快於一時之耳目求悅於庸人孺子之口以俟百年之公論後世之聖賢哉然則耿公之爲兹舉豈徒風厲一時之賢守令其殆淑人心回世道之大機也

送王邑侯儆序　　王樵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與金壇宜與界山稜湖其水渟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茗山居千章之材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藏粟畜𦁛之室無飛鳥走犬彎强用長帶劍之民金壇襟洮滆而湊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堨泉而灌山水時涌則瀆敢泛濫南出不十里卽萑葦之鄉圍土如槃盂而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爲洪波而百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爲上地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以故金壇爲儉縣無物產之饒

末業貿遷之利區區以土爲命豈年猶不足以贍歟
大抵然也西蜀王侯知民之艱順俗之慾治以清儉
民以寧一水陸置郵舊供以民勢陵其弱猾侮其愚
積需立辦適當者破侯曰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
以官乎　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
猶戶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稅之議誠見王田之困
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芻矣有絲直矣有夫征矣
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爲不繁矣而合軍興急缺之
所加派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上本
稅猶艱而況加乎侯曰是不可審議而從衆以衆爲

公以行而無後言爲允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稅比年
而創時也宿蠹先期而飛詭纖寔併應而重累侯曰
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往役者繇人之義
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
義宜均而近有偏重侯曰是不可均班以田畨上以
月使無獨優之里獨壓之家乎侯之政宜民而民之
頌侯政其大畧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侯擢司寇邑
佐常君黄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
敢述其得諸邦人之協論者如此云
公諱儼字若思號脩齋四川威遠人隆慶戊辰進士

易寇尹金壇清簡峻絕不與人交一言惟敬方麓先生邑民素弱久屈于豪右莫敢吐氣公甫下車爲伸之豪家斂屏跡民始有生氣矣邑中多弊政一一釐革之振作士類在任五年終始如一但疾惡太嚴豪適新鄭媒孽之止陞南刑部主事後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其治行多在湖廣廣東二省云方麓先生與人未嘗輕假一言其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武進縣丞劉亨傳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 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竝用久長之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脩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曰郡守毋令滋漫率衆擒首惡戮之諭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

爲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　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宜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長洲縣丞劉幹傳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初浙西大水幹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喪去官民遮留惆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樸廉白每出勸農周行塍壠呼老嫗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驩迎曰父母來矣歲饉民輸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怠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庳風雨敝於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無以爲斂邑民嚴思敬等殯之頓于郭西僧舍及將

會葬士庶陳眞道殉悲悼若喪所生士人郭儀因人心眷慕之深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詳見郡人楊文淵所撰墩記

沛縣主簿唐子清傳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受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金壇縣主簿申鑄傳

申鑄字鎔範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黌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嘗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具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鑄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簿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獎偶遘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卧叩頭

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凝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葢有世德云

沛縣典史黃謙傳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戰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請鄰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已願與同死死之

沭陽縣典史周鑄傳

先生敏敵夙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慕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汜及史子榜獮劉別以涵以揉儲爲已有山峙海合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遒厲峭糺結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爲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脈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

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浙江柯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景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栝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師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縫匡贊知亾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寘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

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縣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餓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戸龔英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以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

亾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兵盜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作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候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沭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丘陵素爲

玆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輙舉先生以爲況陵以愬于玆玆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玆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爲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鐫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若藩臬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負土爲墳畚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

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日吾親所生惟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吾親乎莘川先廬火遷居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以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鐙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

乎天之降才也得其全者寡先生之修于身行于家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才矣然以前跋後疐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冀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受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卒不能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應天府學教授賀公鈞傳

王時槐

賀鈞字信夫江西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謹居父母喪哀毁苫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郡內閣張公方赴召馳傳絡繹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信聞者畏服贄儀悉却之有强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即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

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辭不飾以屏僞體不務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乎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應天府志列名宦傳中暮年與東廓念菴兩峰師泉見川諸公論學不倦鄉評推爲篤行長者所著有能閒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副使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兩峰先生之門士論高之晝老益勤益能承其家學者

華亭楊教諭訓傳　　喬世寧

教諭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三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時嘗賜勑傳其子孫曰令爾子孫與國咸休益特恩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教諭公教諭公年十歲即能記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勑諭輒悲憤泣下曰吾家賴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烈其如先太師何乃十四而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也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剛毅

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誑也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試言某甲某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諸後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人謂公立取高等無疑然顧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也故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第其文高等者學正教諭公即以高等得教諭華亭華亭俗故侈靡士媿遺學官已即散設選學官禮敬衰矣公持己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以媿遺餂公諸被獎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諸生

一時特公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毋御史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攷顧以不能折節鄉貴人以公爲簡巳以故久不遷旣仲子載鳴舉進士爲潮州府推官公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無復仕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詩酒爲樂而自華亭遺載鳴書曰夫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卽能自鑒者又不能違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愼無以爲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今無所陳列祇御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今乃可以休

矣吾聞長老者言仕不貴世胄貴世德也爾小子其
無忘世德終其身報　明主之賜吾卽歸無所復恨
矣久之始遷爲黎山王敎授歸過里中日名里中長
老故人飲讌甚懽遂不就黎山無何疽發背卒壽五十
七歲豈所謂高才困阨病自內生者與臨卒時諸子
弟議銘旌宜書敎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
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敎諭此類曾氏易簀事否耶後
戴鳴陛吏部得贈公考功員外郎而公故號天柱山
人令縉紳中置敎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
志業高官不足稱云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

者徙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徙泰和徙泰和十三世而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廕爲太僕寺丞昱生雯雯生敎諭公敎諭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世其家敎諭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敎思稿指衡稿凡十餘卷葢自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世寧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葢多社稷功云其大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羣臣爭言襲趙者用文貞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以此免兵革之禍其功溥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

報顧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諭公才足以顯者
乃又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
吏部嗣與又何其赫赫闓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
乎黃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根之木千歲一實文貞之
流澤益深遠哉益深遠哉

江浦教諭祝先生金墓表

周 敘

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春學成始歸宗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攜贅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歿先生為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籲天

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寬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良醫乃調膳饈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踰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治喪不用浮屠葬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苫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蓋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略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搆者先生正言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被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請先生分教麗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嗣令特爲搆樓一區處之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規度勤訓誨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出盛於昔時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

漏不可居先生修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麗水益加永
樂辛丑滿考乞致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
每賓興之歲藩方爭聘爲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
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爲
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
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
耄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溫純雅正類其爲人距
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二日卒於永樂癸卯二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溧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視之後始遷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名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賫鈔束帑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册興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　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討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道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

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潞公貢
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
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句容縣教諭胡公璉行狀　　梁潛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鄱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爲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爲之易色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巳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巳曳杖來痛詆弗巳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咲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脫粟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邃於易然兩弗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兵起杜門索

居帷事親爲務毋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蒙難跰蹮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人歎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僞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鈞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必遇害公獨斂迹遯去甲辰冬　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軍分兵告諭贑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鈞陽退保新昌城中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月復能有爲乎恐首領不保奈何友德且駭且問公曰

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宜免釜魚須臾不復有生意矧城既不能保況新门乎且天命人心已歸　眞主觀其用兵可知矣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電埽汝等困戕此一城生聚然汝亦困迫就縛矣知者貴知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衆爲之不顧第往說焉以納汝忠否即俘以獻友德等如公計往說敬敬懼而從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與論莫若公遂要公以行瀕行公難之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

也友德叩頭誓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盟家無噍類公於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軍深喜欲即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速敬等來降乃賜衣一襲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然相慶以爲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廬爾居佃爾田者公力也洪武八年擢敎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未終三年淹以疾歸舜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自是無復留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卒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

論會通之而芟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筆者二百餘卷砌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即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年七十有五得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簀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適往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然筠城數十萬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予知公之子孫不食其報不止也

訓導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家素貧賤父某爲人鬻藥孝行自助行時數歲閱藥千品悉志其名品主媼喜聽稗官小說行默記數本服即爲媼誦之主異焉試授論語一帙翼日已成誦遂悉所儲書恣其披閱三年辭去授徒城北一時文名大譟尤善談論對客抽繹經史援據古今纚纚不窮然家徒壁立几無副冊叩其所自曰向得之藥主人耳洪武初郡學延爲訓導諸生心煩易之以五經疏進問難行隨問辯荅無有凝滯衆始驚曰王先生非詞章之學也郡守魏觀士觀

先後薦于朝不報晚歲將遊金陵或以時情叵測勸止之行不顧竟往館於貴臣藍氏藍得罪行亦坐死行有文武才尤喜論兵負其所有以訖于難君子惜之所著有楮園集半軒集學言稿通意宜資墓銘舉例唐律詩選共若干卷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李濂

韓公忠字景賢祥符人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仕元為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棘城洪武元年始貫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幾墜賴母姚守節不嫁迎外姑黃相依撫育二孤兒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興赴學出里門拾金鳳釵一持回白母曰待尋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氏婦於路曰新婦歸寧道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應聲還之鄉閭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彥衡得其奧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

業成均納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克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勑國子監祭酒精簡太學諸
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
八人三試彝倫堂公皆在首選乃奉旨同進士劉謙
等持節江南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逾年嗣奉　宣
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併進呈事
竣還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
廣棗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繼于官邸以何母卒扶
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端嚴士習一變
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有五

而翰林院修撰吉水劉公儼爲文贈之稱其文章可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子以爲無愧云公之歸也行笥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教授於鄉以自給扁其座曰硯田志無它也河南巡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爲子師辭不往郡大夫敦請爲郡志總裁儀幣及其門峻卻之其介特如此公博極羣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冲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恥藁安貧守道怡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鐙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西兩地文武士咸德慕義問遺不絕忠信之行人皆

稱之無間言

論曰余夙聞先生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也頗以爲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束至云得之一圬者問其姓名實先生之後裔也展讀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黃平衡夫爲公作畫像記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爲公作贊二子皆名士紀載頗得其實因撮其大端而爲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衰弱埀絶幸猶有一圬者能藏是煙薰殘帙而不至湮沒也